

TRADE AND RATIONALITY: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 AND ITS ESCALATION

TRADE

AND

RATIONALITY

贸易与理性

郑永年 著

世界秩序动荡，贸易摩擦不断！

国家、企业、个人如何应对新挑战，找到新机会？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贸易与理性

郑永年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贸易与理性 / 郑永年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20.7
ISBN 978-7-5207-1562-1

I . ① 贸… II . ① 郑… III . ① 国际贸易—国际争端—研究—中国
IV . ① 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03965 号

贸易与理性

(MAOYI YU LIXING)

作 者 : 郑永年
责任编辑 : 陈丽娜 李鹏飞
出 版 :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
邮 编 : 100028
印 刷 :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 202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30000 册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2.75
字 数 : 240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207-1562-1
定 价 : 69.00 元
发行电话 :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728

出版说明

很多年来，人们总以“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关系的限度，但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可以这么说了。贸易经常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的确，贸易把两国牵连在一起，增加了两国的互相依赖，以至于形成早些时候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或者中国方面所说的“中美婚姻关系”。人们希望这种关系可以使得两国的行为理性化。不过，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演变，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一一浮上台面。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大，甚至远超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很显然，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非贸易冲突所能及。越来越多的人不禁感慨：中美关系简直比自由落体还要糟糕。

不过，如果撇开双方几乎高度情绪化到声嘶力竭的话语，回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层面来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使美国更加伟大”还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至少在意图层面，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同时，作为两个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双方对区域或国际秩序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两国的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有良性和恶性之分，良性的竞争是需要的，是通往合作的基础，是互惠的；恶性的竞争则

会导致两败俱伤。说到底，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世界要维持和平与发展，那么关键莫过于理性回归中美关系。

本书中，笔者围绕“贸易与理性”这一主题，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美之间贸易战产生的背景、本质进行系统思考与分析；并对中国如何理性应对作出战略性考量。笔者的核心观点就是，只要中国坚持开放，那么就不可能被再次孤立。同时，中美贸易战也对中国本身的进步提出了挑战。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暴露了怎样的弱点？这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正是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弱点，就变本加厉地通过贸易战对中国加以打击。很显然，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这些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名言从不过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这组数据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笔者在书中把中美关系置于这样一个中国基本国情中去分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仍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而美国的“衰落”还只是相对衰落，其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仍然非常强大。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且理性的认知，而这样一个认知只能来自人们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回归。

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关系经历了“引进来”，到“接轨”，再到“走出去”三个阶段。中国与西方世界接下来如何互相调适对中国走好第三步非常关键，同样对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开放，更加民主公正和一个更可持续的国际秩序也非常重要。笔者多年来也在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经济机构、政府部门等以讲座的形式讨论中国发展与世界秩序问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文章和评论。这次根据“贸易与理性”这一主题汇集起来，遂成此书，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以及责任编辑陈丽娜、李鹏飞所做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努力，本书才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第一章 非理性贸易的当前国际背景 / 001

- 一、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三个阶段 / 003
-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坍塌了 / 008
- 三、新一波“中国威胁论” / 016
- 四、中美关系有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 024
- 五、人们熟悉的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 / 031
- 六、中美关系远比自由落体还糟糕 / 039
- 七、欲望之争主导当前中美冲突 / 047

第二章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是什么 / 055

- 一、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及其未来 / 057
- 二、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选择 / 075
- 三、美国对中国的三大冷战判断 / 079
- 四、美国为何会发动贸易战 / 086
- 五、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权力结构因素 / 094
- 六、全球化时代的光明与黑暗 / 101

- 七、为何经贸相互依存也可能会导向战争 / 113
- 八、如何理解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 / 121
- 九、贸易战与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 / 128

第三章 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考量 / 135

- 一、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 / 137
- 二、美国如何理解“中国制造 2025” / 144
- 三、如何理解中美贸易谈判的复杂性 / 148
- 四、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贸易摩擦 / 153
- 五、贸易摩擦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 158

第四章 中国应有的理性反思 / 165

- 一、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 167
- 二、《日本第一》对中国的教训 / 174
- 三、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暴露了怎样的弱点 / 181
- 四、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188
- 五、中国会再次封闭起来吗 / 196
- 六、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 / 204
- 七、西方为何不相信中国不称霸 / 210
- 八、对“美国衰落”的重新评估 / 217
- 九、美国人为什么有强烈的危机感 / 224

第五章 中国企业家的忧与思 / 233

- 一、中国企业家的困局 / 235
- 二、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 / 242

- 三、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 249
- 四、中国最大的困扰是体制成本 / 256
- 五、中国民营企业需要怎样的结构性改革 / 262
- 六、政府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帮手”吗 / 270
- 七、为何强调培育企业家成长环境 / 277
- 八、政府该如何打造营商环境 / 284

第六章 改革开放 4.0 版，中国如何走出去 / 289

- 一、疫情之后的“有限全球化” / 291
- 二、中国开放政策进入 4.0 版 / 295
- 三、中国应主动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期 / 303
- 四、“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书写” / 318
- 五、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 / 325
- 六、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中国发展下一步 / 332
- 七、粤港澳大湾区与中国的未来 / 341

第一章

非理性贸易的当前国际背景

一、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三个阶段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案列的增多和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内部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和仍然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国际战略。

尽管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在一些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些冲突并不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对冲突作具体的分析。冲突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战略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这些冲突混为一谈。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这种冲突和传统意义上的以军事冲突为核心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如果解决得当，可以变成一种双赢游戏，而后者则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经济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构成威胁，以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为主体的国际战略仍然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国际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忽视经济方面的冲突。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难区分开来，经济方

面的冲突如果解决不了，就有可能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如何直面冲突，有效管理冲突乃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今天，民族资本在国内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

况下，一旦被允许，民族资本就要到处寻找发展的机会。)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赢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了。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廉价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和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程度对

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一些国家、一些产业视中国的“走出去”为机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和产业则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竞争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竞争环境。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出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各种“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与苏联不同，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无论是中国的“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难以实行当年对苏联所实行的政策。苏联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实体，在经济上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如上所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了西方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苏联也经常搞“输出”，搞“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经常导致西方的恐惧。但中国所输出的则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很难找到一种战略来遏制中国。到今天为止，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从世界的长历史来看，这样那样的政治化手段可能会延迟中国经济的外影响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国“走出去”。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坍塌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5月29日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似乎在人们预料之中，因为4月14日他已经宣布美国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的决策以中国为重心，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所以，“在这么长时间后，是时候让他们为此负责了”。

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退群”行为，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这些年来，美国已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巴黎气候协定》等。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另一个“退群”行为呢？

事情可能并非“退群”那么简单。特朗普执掌美国后，其外交政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非常态美国的经济思维向常态美国的权力思维的转变。初期，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的判断是美国在海外参与已经过度，让美国承担了过多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所以美国要减少海外的承诺。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其前任奥巴马已经这么做了，只不过奥巴马没有像特朗普那样，明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也没有像特朗普那样，